



书评点

胡国栋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作家，过去我读过他的中长篇小说，也写过评论。

他所著的长篇小说《绝性》曾经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内蒙古的文坛很有名气。这一次，远方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部28万字散文集《紫塞白雪》，是一部有极高品质的著作。

胡国栋有表达的愿望，就选择了尝试散文。他认为这种形式更适合表达他对故乡武川的情怀，他的今生一刻也没有离开故乡，那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却能产出稀有的物产，那里的历史久远悠长，涌现出了许多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胡国栋深爱着家乡武川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山水风景，历史人物，这些深沉的挚爱凝铸为散文，大美故乡在他的笔下显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这本散文集中有一篇散文《筐箩里的童话中》有一段描写母亲深夜里缝补子女衣服：“夜里，油灯撑亮一小块黑暗，针线筐箩泛着光，母亲缝补我们白天撕裂的衣裤，母亲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针线筐箩里时常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那时我知道母亲是在里边寻找一枚纽扣或一块碎布，我们的衣服总是破了之后，很快就被母亲修补好，虽然看起来颜色搭配得不算协调，有时甚至有些色彩斑斓，我们都知道每一块补丁一针一线里满是母亲深深的爱。那样温暖的童年的夜，和那个小小的装满母爱的筐箩让人难以忘怀。”

读到这一段，我的眼睛湿润了，打动我的是文学作品成功地发挥了艺术作用，叙事和有用性，二者交汇在了一起，形成了给予读者的“高级快感”，这是一种高级精神活动。我们可以把这种给读者快感的严肃性称为审美严肃性，即知识的严肃性。这正是胡国栋散文的美学独特价值所在。

胡国栋散文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语言优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优美意味着作品优美，就有着美学价值。这个集子中首篇为《紫塞悲风》，有一段这样写道：“阴山山脉总是卓尔不群，北望群峦雄伟翠巍，北坡则缓缓展开，站在它面前总是让人心生豪壮。阴山中段的大青山东西约700里，横亘于内蒙古的中部，与黄河相向而行。这段山体大多由紫红色的砂岩构成，失去植被的保护，红颜赤土，疑似霞光流溢，恍若赤旗漫卷，浩浩赤潮般俨然一道红色屏障，让人感叹遥远的秦汉先祖保家戍边的艰辛——狼烟猎猎惊汉庭，竿旌夜夜扰秦戎。秦汉长城虽然在朔风漠雨的侵蚀下变得漫漶莫辨，但它的紫色鲜亮如初，仿佛秦骨汉魂在壮美的阴山间气吞万里，阴山的气势永远巍峨磅礴。”

这段文字足以显示胡国栋的语言功底与运用能力，全篇以黄河、长城和阴山为气势雄伟的构图，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和诗情画意的审美架框，有雄浑的色彩挥洒，有充满优美绚丽的乐感和节奏，有相互交汇的时间与空间。

“同学成风化人，润物无声”，我希望这本《紫塞白雪》也是内蒙古文学春风所起之处。胡国栋的文学创作将在新时代与内蒙古文学一起进入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把中国经验提炼为新的美好的中国故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胡国栋的写作一方面扎根在他本乡土的大地上，能够沉潜积淀。另一方面，正因为它能够沉静下来，反而会身心放松舒展，突破文学的套路，抒写人和事是随和自然的。如同胡国栋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最后一句所说：“我觉得自己的油箱里还有油，前路虽漫漫，风景却独好，还不舍停车酣睡。”

■李悦

胡国栋新著《紫塞白雪》读后

在阅读中获得审美快乐



文艺评论

借鉴继承创新中唤起共鸣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室内乐比赛”评析

■白橙遥 李树榕

2023年7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室内乐比赛成果展示暨颁奖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成功举办。

“内蒙古室内乐比赛”自1991年开始举办，每3年一次。此次室内乐比赛由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此次室内乐比赛人数之多、音乐样式之丰富是空前的；借鉴外来、继承传统、开辟未来的探索与实践，是空前的；紧跟时代、为民发声、大胆创新的作品“质”与“量”，也是空前的。

在内蒙古，除了马头琴，蒙古族四胡是一种流传很广的弓弦乐器，它是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乐器，具有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的种类划分。其中低音四胡以其难以替代的质朴、厚重的“磁性”音色，令人喜爱。

当“独奏类·民乐弦乐组”的冠军出场时，观众惊愕了——苏雅，是一位个头不高的蒙古族女选手，在她坐定之后，竟操起了一个特别高大的低音四胡。随着低沉的琴声近乎沙哑，缓慢的旋律诉说着愁绪，沉重的运弓流淌着演奏者发自内心的苦痛时，听众立刻像是被一种苦闷的命题压抑着。她演奏的是四胡独奏《葬古斯》。听众随着低音四胡特有的音色和沉重的节奏，慢慢进入了想象中的“巨魔涂炭草原”故事情节中。

孰料，就在听众的情绪近乎恐惧并试图揣摩乐曲的情感走向时，演奏者却换上了另外一把四胡。这时，逐渐强化的节奏和慢慢高亢起来的旋律，让人感受到“抗争者的出现”。一组一组并不和谐的和声，犹如一个人人内心的激烈斗争；一个一个跳弓的运用，显然不是为了“炫技”在炫技，而是在挑战技术高难度的同时，呈现出是否要与“妖怪”决一死战的一位勇士心灵中的尖锐冲突。继而，旋律犹如对勇士精神世界的揭示：从觉醒到犹豫，从犹豫到觉悟，从觉悟最终上升到决意“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坚定，这一切观众都听出来了！下一乐章，就是呈现斗争之艰难，勇士决心之笃定的。当四胡与钢琴伴奏在并不和谐的交错中，凸显着战斗还在艰难继续时，琴声戛然而止，此时无声胜有声，推动着听众体味作品的整体的内在逻辑——巨魔被消灭了吗？勇士牺牲了吗？最终，歌唱性的旋律响起，胜利的欢悦渗透着几分悲剧的哀婉，激起观众“听觉与内在视像”的纠结，令人回味无穷。

用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唤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是优秀艺术作品的基本特性。是啊，在群雄逐鹿的民乐弦乐组，苏雅一曲《葬古斯》获得了冠军，实至名归。因为在

观众期待中，她将“蒙古四胡”的音色、旋律等多种元素，几乎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在用琴声讲述并赞颂英雄故事的“起承转合”中，展示出对优秀文化传统如何再挖掘、再发现、再继承的思考与实践。

中国古代乐论认为，“竹不如丝，丝不如肉”，当吹打乐器组、多种乐器混合组、民乐弹拨组、民乐弦乐组、民乐重奏合奏组、钢琴组、手风琴组、马头琴组、西洋管乐重奏组、西洋弦乐重奏组等器乐为主的大赛令人目不暇接时，声乐比赛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在人们的审美习惯中，室内乐，以“细致素雅，手法精炼”等主要特点而“亲民”。专业性难度越大，听众的接受度却未必越强。就在“西学东渐”已一个多世纪之时，中国观众在深谙室内乐的风格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还是喜欢在人数较少的声乐和弦乐中，感受宁静的氛围、营造浪漫的情怀、释放自己的情感。至于被专业人士首肯的技巧难度如何与广大听众喜爱的程度相统一，则是这次大赛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尽管在管弦乐发展影响下，大赛也出现了其他音乐的表现形式，以及风格鲜明的作品，但对于广大音乐爱好者而言，“室内乐”还是应该雅俗共赏，是以“好听”“唤起共鸣”“引发想象与联想”为衡量作品标准的。这就涉及一个审美心理学问题：“通感联想”。

在“声乐·重唱组”荣获冠军的是演唱《欢歌牧场》的A-minor人声乐团。这是一个不用歌词取胜，且一直引发观众“通感联想”的赛项。

三女四男的七人组合，将草原牧场的鸟语花香、欢歌笑语和牧人们的生活呈现了出来。无伴奏的人声在“啦啦啦”“吧吧吧”等节奏感极强的节拍衬托中，主旋律含蓄地回荡起来，开启了草原牧人平静、忙碌而又踏实、喜悦的一天。

在各种口技吹出的鸟语中，让观众似乎嗅到了草原的清晨，鲜花盛开所洋溢的芬芳；几声犬吠，又让观众好像看到了牧民开始了一天劳动的繁忙；男声呼麦在不同高度颤抖的双音中，似乎要酿造出对美好生活按捺不住的浪漫畅想……全体歌者以手击节的创新，男生独自以一声长叹作为结束的尾声，都出人意料之外，又在这首曲目特定的风格律之中。轻松到随意，自由到忘我，纵歌于马背，放飞于草原，使他们演绎的“牧场”“欢歌”令人难忘。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观众会感慨，没有广阔无际的大草原，就没有纵马驰骋的豪迈；没有竭力呼

唤生态保护的真情，就没有由衷赞美“劳动，让劳动者自豪”的思想境界；没有对人生“音响哲学”的探索，没有这样的天籁之音的。虽然《欢歌牧场》并非十全十美，但还是让观众感受到了超乎以往审美惯性的声乐形态。

可见，风格的独特艳丽，演唱方法的出众，作为“声乐组·重唱”单元的冠军，A-minor人声乐团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欢歌牧场》不但具有“巴赫室内乐风格”的深刻和动人，又因“丰富的和声”，使听众不断产生着复盘自己“拥抱草原”的经历，同时还能让观众感受各种音色交织、类似生命律动的繁复性。

当然，在这次比赛的舞台上，器乐和声乐两大类，包括17个组别的选手，无论选择的是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海顿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李斯特的《浮士德圆舞曲，S407》，还是我国著名音乐家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吴厚元的《红梅主题随想曲》、张朝改编刘炽的《我的祖国》钢琴曲等等，都是既有面向世界的学习与借鉴，也有面向自身的学习与继承。而每一位参赛人员均以恳切的态度努力创新，在竭力发挥对作品的理解和二度创作能力的同时，使一些高难度技艺不断被突破，也是难能可贵的。

通过这次“室内乐比赛”，观众不仅感受到了内蒙古室内乐独特的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的情感力量和陶冶人性的功能，而且还感悟到音乐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不是吗，如果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五个基本特性，这次规模庞大的比赛便是自觉逐一落到了实处：“连续性”，是在特定乐器的基础上巧妙地选择题材中体现出来的；而“包容性”，则是通过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乐曲与歌曲的同台献艺体现了出来；最能体现“统一性”的，我认为，是无论面对哪一种形式，技巧、情感、创新，都需要在符合室内乐“表达对话性”与主题“完整性”的专业评审标准内进行定夺的；而“创新性”，则是在不同选手对作品打破常规、顺势开拓、追根溯源、坚守己见的个性中，在自创或再创的心理基础和技术能力的支持下，尽情发挥的；“和平性”，则是间接通过每一位参赛者渴望岁月永远静好，音乐的生命才能持续发展的潜意识中体现出来的。

从长远来看，此次比赛对借助“内蒙古自治区室内乐比赛”的平台，大力、竭力、助力培养内蒙古高雅音乐的青年人才，推出更高质量的内蒙古音乐人原创的室内乐作品，有着积极意义。（据《内蒙古日报》）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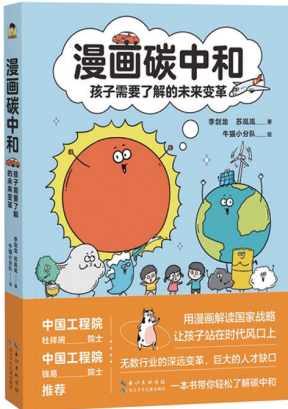
《大道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书编写组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本书重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解读“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和融通实践。

（据《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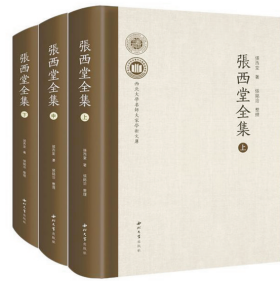
《漫画碳中和：孩子需要了解的未来变革》

李剑龙、苏岚岚著，牛猫小分队绘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漫画形式介绍“双碳”目标，科普气候变化、碳排放等方面科学知识。

（据《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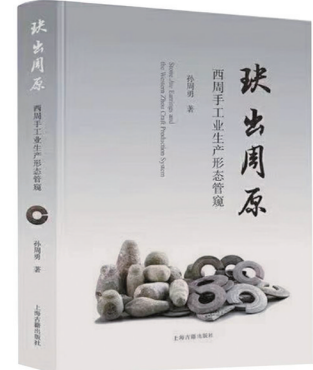
《张西堂全集》

张西堂著 张铭治整理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西堂全集》分三编收录张西堂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的主要论著及编纂的讲义二十部，其中超过一半内容为首次出版。《张西堂全集》在继承清代朴学的基础上，秉持“古史辨派”学术宗旨，精核考辨所得经学研究成果，展现其辨伪求真、实事求是、力求创新的治学风范。

（据《陕西日报》）

《块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

孙周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齐家西周制块作坊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将整个块的生产链条向世人展示出来。本书即基于此展开研究，透过遗址发掘出来的一手材料，从原料选取、制作、组织、工艺和社会化等角度，试图还原整个块的生产和使用环节，构建起《考工记》中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解读的桥梁。

（据《陕西日报》）

编辑：陈瑛 李慧平 张文静 美编：晓行

半世风雨半世情

——观话剧《风雨半道街》

■路远

我熟悉他们，不仅是因为曾经看过他们之前的话剧《风吹草低》，更是因为去年他们曾经为我创作的一部广播剧《永远的眷恋》配音，代岩、张小红、张倩、云露……他们激情澎湃的声音犹在耳畔。由于他们出色的出演，这部广播剧一举夺得2022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看完话剧《风雨半道街》，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我也曾写过舞台剧，知道一部舞台剧想要获得观众的认可是何等不易，只有真正付出心血，才会有成功的机会。散场出门时，听见一位年轻的男士对同伴说：“真感人啊，我流了好几回眼泪。”这是观众对此剧最好的褒奖！

让我感动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部真正表现了群众喜怒哀乐的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呼和浩特市四十年变迁的历史，剧场效果非常好，有笑声，有眼泪，有真情实感，没有假大空。这是一部比之前更加成熟的剧目，真心为他们点赞。

先说“喜”——故事中充满了喜剧元素：刘徐两家，亲如一家，刘妻待产，小院儿其乐融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几个颇具喜剧效果的人物：郭美兰、徐二凤、曲海海……虽然他们不是主角，但在烘托气氛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印象最深的是郭美兰，她热心却大嘴，爱管闲事却更爱占小便宜。剧中她去刘家讨要咸菜，悄悄捡起被二凤摔在地上的手表，虽然只有那么两三个细节，却把这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而在全剧即将结尾时她拎着礼物去探望老姐妹，说了句“过去我总是占你们的便宜，如今咱有钱了，也得回报一下姐妹啊！”这一笔完成了对人物的升华，也使这位身上毛病不少的俗女人显得可爱起来，人物形象一下完整了。值得一提的是扮演郭美兰的女演

员郭誉，操着一口地道的方言，表演拿捏得非常到位，时而惹得观众捧腹，时而又被她气得捶胸顿足，她带给观众的欢乐不可低估。

二凤同样是一位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但她却是推动故事进程的核心人物。对刘家的恨集中表现在她身上。而后来两家消解怨怒也始于她解开了心结。她是“怒”的化身，结局却是一旦怒被消解后，欢乐就主宰了一切。这个人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的，她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譬如她从南方归来，那身港式衣装以及作派，一举手一投足，令观众忍俊不禁，同时又感觉到时代的飞速变化。扮演二凤的张倩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使这个角色在观众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剧的主演兼导演代岩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演员，他对自己饰演的人物理解透彻，能把人物的内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此剧中的表演可圈可点。我最喜欢的是他在去世之前，坐在小院内树下的那一段独白，内心的真情流露，一泻千里，特别让人感动。我相信许多观众在那时也和我一样湿润了双眼。其实在他的心灵深处，一直对老友徐长顺的去世怀有深深地愧疚，或者说对徐家有一种负罪感，毕竟，长顺是替他而死的，这种负罪感几乎伴随了一生。他所做的一切——把最小的儿子过继给徐家，对徐家始终无微不至地照顾，以及无论二凤怎么谴责怒骂他，他都始终忍着一言不发，这都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如果说前面的角色分别代表着“喜”和“怒”，那么，刘厚田这个角色就表现了“哀”。文学中的哀是蕴含诗意的，戏剧中的哀亦是充满了诗意，而悲剧的核心恰恰是“哀”。所以说，刘厚田是此剧的核心人物。虽然剧情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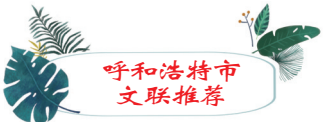
似喧闹，但所有的矛盾焦点都是围绕他展开的。代岩对这一点的把控是非常成功的。

金花这个人物的设置也非常好——她是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她任劳任怨，全部的心思都在这个家，尤其是当小儿子过继给徐家后，她的母爱就分出一部分放在了徐家。这是一个内心情感异常复杂的人物，而饰演这一角色的张小红却准确地把那份复杂的情感表现无遗。有两场戏深深抓住了观众的心，一是当丈夫刘厚田决定把刚刚出生的小儿子过继给徐家时，作为母亲，那份痛苦是何等巨大，犹如决堤的洪水，几乎彻底冲垮她理智的堤坝。她的形体动作加上语言，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位母亲痛苦挣扎的内心。另一场戏是当小儿子认定自己是被刘家抛弃的而发难时，她的那场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爱恨交加。她亦是“哀”的体现者，内心之哀，痛彻心扉。从始至终，她的表演可圈可点，值得回味。

我特别喜欢整个剧中所表露出来的那种诗意，如布景设计：天幕上月亮的阴晴圆缺，有时满月，有时月牙，有时是半弯残月，有时是明净如水的月色，寓意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诗意盎然。

至于“乐”，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也起到了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如曲海海，台词虽不多，却以他憨厚木讷的外形而引得人们开怀一笑；毛蛋儿如同丑角儿，却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时髦青年；再如半傻不傻的四高，疯言疯语中蕴含了人生哲理，让人在笑声里领悟世间真情。

四十年的历史几乎就是半个世纪，而一部只有两个小时的话剧却让我们窥见了青城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巨大变迁，以及人间真情。



呼和浩特市文联推荐